

从莱庭 徐鲁亚 编著

# 西方修辞学

Western Rhetoric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西方修辞学

Western Rhetoric

编著 从莱庭 徐鲁亚  
参编 刘统霞 魏海燕  
宋 玮 陈幸子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修辞学 / 从莱庭等编著.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语言学系列丛书)

ISBN 978-7-81095-853-0

I. 西… II. 从… III. 修辞学—西方国家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7497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pokinfo@s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lep.com.cn> <http://www.slep.com>

责任编辑: 江龙娣

---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27 125 字数 704千字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

书 号: ISBN978-7-81095-853-0 / H·335

定 价: 4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在悠久的欧洲文化传统中,修辞学一直同语法学、逻辑学并立为三大学科。“七艺”中当然也少不了修辞学,而且据称修辞学还雄居这七艺之首。在当代欧美国家,修辞学仍然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有语言使用的一门重要学科,还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广泛交叉。20 世纪末,西方哲学甚至到了求助于修辞学的境地。

西方修辞学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为建立现代汉语修辞学体系奠定了基础。近些年来,少量的经典修辞学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的出版,某些现当代西方修辞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和论述,不仅丰富了我国外语修辞学的教学与研究,也大大推动了汉语修辞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但当前在中国,无论是在外语界还是在汉语界,修辞学的地位远远不如在西方。尤其是在我国外语界,修辞学的研究已经被忽视到不能再忽视、薄弱到不能再薄弱的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大部分外语研究者和工作者对修辞学知之甚少。汉语修辞学界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渴望从外国语言修辞学中吸取营养,从而更好地推动汉语修辞学

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可是,在此以前,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修辞学的论著一直未能问世。为弥补这一缺憾,经过精心设计、苦心营造的《西方修辞学》不久便将应运而生,与读者见面。

本著作者曾在扩展研究生课程讲稿的基础上,于1999年应急出版《英语修辞学新论》(济南出版社)一书,受到普遍欢迎和好评。《西方修辞学》则是在《英语修辞学新论》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本著是大型综合性学术论著,也是西方语言及汉语语言修辞学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的教材或理论阅读参考书,兼作本科生外语修辞学课程的教材,并作为一部较高层次论著供其他相关读者研究和學習。

《西方修辞学》主要是一部理论著作。第一章“西方修辞学的历时呈现:历史简述”介绍和论述了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历史及各个时期的主要修辞学家和主要修辞学研究成果,知识性较强,但也有相当多的理论论述,可作为后续各章理论学习的铺垫和过渡。第二章“西方修辞学的共时描述:性状概说”是从理论上对修辞学的一系列宏观问题,如界定、本质、关系、概貌、分科、分类、传统、流派、范式、修辞结构、修辞批评及研究方法等,进行理论上的论述和探讨。有些内容(如修辞学的功能等)已经在其他章节有所论述,本章就不再重复了。本来为了让不同语种修辞学者对其他语言的修辞研究有一定的了解而撰写的“修辞学的语际对比”也因篇幅关系而不得不删除了。第三章“修辞操作、修辞手段与修辞格”讨论修辞手段、修辞格与修辞操作的界定、修辞格的分类、现有辞格系统的评介、新的辞格系统的试建等,既有理论价值,又有较强的实践性。第四章“比喻辞格的意义、结构及功能”主要论述辞格的语义分析、结构特点、文体风格功能等,可谓修辞格乃至整个修辞学的理论精髓。

本著原书稿曾设“修辞的过程、顺序与结构:各语言层级的修辞”一章,来讨论修辞在各语言层级上的实际操作,但因篇幅

所限,这一部分不得不作为姊妹著另册出版(书名暂定为《西方修辞学实践》),仅在本著第二章中设节概述。另外,本著不久还将有另一部姊妹著《西方修辞学辞格及用语详释》问世,可供查询、研究修辞格及修辞用语,也非常实用,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著及其姊妹著的相互关系非常密切:不仅理解上可相互参照,而且内容上可相互补充;三著合在一起便是一套完整统一的系列著作。还有一部《后现代西方修辞学》则作为《西方修辞学》的后续研究。

具体来说,本著旨在突出以下特点:

1. 内容求新。本著除介绍西方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以外,还介绍西方最新修辞学理论,包括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直至新世纪初的许多最新研究成果,如比利时的  $\mu$  学派或  $\mu$  小组(Group $\mu$ )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所建立起来的辞格理论、利科的辞格语义分析、利奇等人的功能主义学派修辞理论以及后现代修辞学所讨论、关心的问题。后现代内容更是修辞学研究的最新发展。

2. 力图呈现修辞学的全貌。本著内容丰富、广泛,涉及修辞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回答或涉及整个修辞学领域的问题,从古到今,从核心内容到交叉学科,从知识理论到修辞实践,都尽可能广泛地纳入其中。

3. 系统性强。本著力图完整地向读者呈现整个修辞学体系、修辞格体系。本著是系列著作的核心分册;各分册的编写几乎是同时进行、同时完成的,所以系统性更强。(但因篇幅所限,有些重要内容只能割爱。)

4. 突出焦点。本著尽可能多地讨论有争议的问题,并突出问题的焦点。希望读者多多关注并深入研究这些焦点。

5. 具有极强的查询功能。本著除较多介绍修辞学相关知识、研讨相关理论外,还尽可能全地收集辞格及用语:不论古今,一概收入,以方便查询。许多新术语是任何辞格或用语词典未曾收集和难以查证的。(对这些辞格及用语的深入了解尚需参阅《西方

### 修辞学辞格及用语详释》)

6. 介绍别人观点和发表个人见解相结合。本著既是试图反映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教材,又是发表个人见解的理论性专著。所以本著作者,作为西方修辞学的研究者,必须一方面对国内外其他修辞学成果加以介绍和借鉴;但另一方面也有责任发表自己的观点、见解等理论成果。本著力图在修辞理论尤其是新辞格系统的试建等方面有较大创新。

7. 分清别人观点的引述与著者自己观点的论述。本著借鉴、引用别人的论述时一般都有所交待。其他情况下的论述即为本著作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西方修辞学中未曾发现比较全面、系统的著作足以满足本著所要覆盖的内容,所以本著中的某些内容还必须由本著作者来选择和综述;本著的总体框架的构建也由本著作者所为。

8. 同类著作的唯一性。中国外语学界几乎无该书同类著作。本著跟已出版的相关著作有很大不同。其中 20 世纪 70 年代及以后国外(尤其是欧洲)的重要研究成果是其他著作没有或很少论及的。

9. “拨乱反正”的功效。本著将对已经出版的修辞学著作做某些重要更正或澄清,不无一定的“拨乱反正”的功效。

10. 系统地涉及语言各学科的知识。本著系统地涉及这些学科的知识,不仅将修辞学与语言各学科一致起来、统一起来、融为一体,还将有助于读者对语言各学科的了解和掌握。

11. 通俗易懂。本著尽量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符合汉语习惯的语言译介和进行理论问题阐述。

12. 针对面广。本著包括不同层次(一般学习和高深研究)、不同语种(如西方各种语言与汉语)、不同性质(如教学与科研)的需求。本著用中文论述(附有外语对应语、词),以适应上述各种需要。

13. 通用性强。《西方修辞学》包括欧洲各重要语言(古希腊语、古拉丁语、法语、德语、俄语和英语等)修辞学的主要研究成果,

可作为上述语言的通用教材或参考文献。

14. 注重传统。本著在关注修辞学新的发展的同时,强调对修辞学遗产的继承、对修辞学基础的研究、对修辞学“基本功”的操练。这个遗产、这个基础、这个“基本功”就是有关修辞操作、修辞手段、修辞格、修辞结构或修辞过程的知识。

在先后多部修辞论著的编写、出版中,我应特别感谢汪榕培先生两次为拙著作序,也感谢王希杰先生为本著赐序。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责任编辑江龙娣、梁晓莉同志及相关编审专家方梦之、汪义群先生的宝贵修改意见。同时,我还要向被参考、被引用的众多著作的作者表示感谢。最后,我感谢夫人牟爱平在经济上给予我的支持。

遗憾的是,由于篇幅及时间的限制,汪、王两位先生的某些期待难以完满实现,例如东西方修辞学的深入对比等就只能暂且割爱了。本著中对汉语修辞学的极有限的提及只是为了作极有限的对照。

汪、王两位教授都强调了这样一个核心思想:语言学、修辞学研究要想向高层次提升;要想造就“大师”级人物,必须“学贯中西”,具体来讲就是要中西贯通、古今贯通、学科贯通、理论实践贯通。“大师”的这几个标准(或标准的几个方面)可以并列,也可以相互包涵。汪、王两位先生以及笔者都有这样的宏愿:将西方古今重要的语言方面的学术典籍较系统地译介到中国来。但愿这种抱负或愿望能够得到学界更多的理解、响应、鼓励和支持。目前的中西沟通情况与上述“标准”或要求相比,差距甚远。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比利时列日大学 $\mu$ 学派( $\mu$ 小组)的《普通修辞学》一书,在短短的五年内很快就译成了多种西方语言出版,可在我们国家至今人们知之甚少。在西方重要理论原著很少全文译成汉语的情况之下,摘译、评介、转述便是不可缺少和宝贵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开头的几步便是由王德春、顾曰国、胡曙中、常昌富、顾宝桐等先生迈出的(除陈望道、罗念生等前辈以外)。相信



本著作者的努力也是重要的一步。

本著作者呼唤我国外语界更加重视对西方修辞学的研究;期盼我国的西方修辞学研究早日振兴;也希望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早日繁荣、昌盛。

作者于济南,2003年10月初稿

2004年10月修订

西方  
修辞学

汪榕培

我的电脑屏幕上展示着从莱庭教授的新作《西方修辞学》和《西方修辞学辞格及用语详释》，本来厚厚的书稿现在只要一张软盘就解决问题了。为我的校友作序既高兴又犯难，因为我在饶有兴趣地读完他的大作以后，做点评却不知从何着手，只能谈一些片段的感想。

上世纪末有两个流行词语：“地球村”和“中西文化交流”。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确实变得越来越小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和西方在人员和学术方面的交流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就我国的语言学界来说，要创造出中国学派的语言学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首先是汉语学者和外语学者“两张皮”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研究汉语的学者往往外语功底不够，无法及时了解国外的研究成果，只能较多地强调“继承”；研究外语的学者往往汉语的功底不够，无法结合汉语的实践写出有见地的论著，只能较多地强调

“引进”。其实,所谓的“语言学家”(英语的 linguist)必须既精通母语又要精通若干种外语,才有了当语言学家的起码水平。我国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过一个世界级的语言学大师,其根本原因之一恐怕也就在此吧。

其次,中西之间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式也有较大的差异。中国人的诗性思维和西方人的理性思维之间的差异,中国人的崇尚权威和西方人标新立异之间的差异恐怕到现在还存在。很难说哪种思维方式和治学方式对还是错,但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和治学方式绝非易事。

再次,在某些学科领域方面,西方的学术著作介绍到国内的数量很少,我国的学者对西方的代表性观点知之甚少,或者仅靠二手介绍,难免有瞎子摸象以偏盖全的地方。修辞学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除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尼采的《古修辞学描述》(*Darstellung der Antiken Rhetorik*)以外,其他的修辞学名著都没有完整的译本,所以,我国目前出版的修辞学著作的参考书目中鲜有国外的著作。

从莱庭教授的新作是一部介绍西方修辞学理论和实践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在完整系统地介绍西方修辞学的发展过程、主要流派和重要概念方面的不足,为我国修辞学界了解西方的观点提供了一座桥梁,从莱庭教授所做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在看完他的著作以后,还有兴犹未尽的感觉,因为我读这样一部著作毕竟是在读二手的材料,里面还掺杂着从莱庭教授的观点。我非常希望从莱庭教授和其他的有志者将来能把西方的修辞学名著逐一译成中文,对汉语的修辞学界是颇有用处的。

## 二

从地球村的角度来看,使用语言是人类共同的特征。人类的语言有5000多种,这些语言有其共性(language universals),使用语言的方式、目的和预期的效果等都有其共性。我国和西方都会注意到语言的修辞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我国的修辞学需要跟西方的修辞学进行对话。我国关于修辞的最早论述跟西方的修辞学的出现几乎是在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同一时期,孔子在《易·乾·文言》中提出“修辞立其诚”的时间跟亚里士多德写作《修辞学》的时间相距不远。对待“修辞”这个问题,我国和西方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质的区别。孔子的“修辞立其诚”把修辞看作如何和谐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亚里士多德把修辞看作如何战胜对方的一种雄辩术;我国古代关于修辞的点滴论述都是追求诗性文化的精神境界,而西方从一开始就是追求理性文化的艺术技巧;修辞在我国古代从来没有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而西方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就已经成为七艺之一的一门重要学问。

我国现代修辞学是上个世纪初在西方和日本修辞学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只有100年的历史,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堪称一部奠基之作。西方的修辞学历经盛衰,在受到1000多年的重视以后,上世纪一度受到冷落,rhetoric几乎成了作文教学的代名词而已,在70年代以后才逐渐重新焕发了生机,涌现出诸多新的修辞学派,表达修辞学、发生修辞学、描写修辞学、心理修辞学、综合修辞学、结构修辞学、转换—生成修辞学、功能修辞学、建构修辞学、现代修辞学等等,连名称都足以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从莱庭教授把这些学派逐一进行了梳理,对于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各派理论起了一个导论的作用。

关于修辞学这一学科的界定,从莱庭教授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感兴趣的倒是他自己的界定:“修辞是关于语言使用者如何在口语和写作中更有效地使用语言,通过各种语言手段更有效地劝说、影响读者,以达到思想认识上的高度同一或统一,尽可能完满地达到交际目的的艺术。研究修辞这门艺术的科学就是修辞学。”这里引起我注意的是“艺术”两字,如果把修辞看作一门艺术,修辞学就应该属于文艺学的研究范围,如果把修辞看作语言运用的方式,修辞学就应该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我查了两本通用

的汉语和英语词典,《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关于 rhetoric 的解释是:“1. the art of effective or persuasive or impressive speaking; 2. language designed to persuade or impress (often with an implication of insincerity or exaggeration, etc.)”,《现代汉语词典》关于“修辞学”的解释是:“语言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如何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从两种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答案。难怪西方往往把 rhetoric 跟作文教学联系起来,跟 stylistics 又有相通的地方,而中国都是一些语言学家在研究修辞学,往往把作家的风格研究归入文学评论的范围!当然,中国也有文学评论家提及作家的修辞特点,西方也有语言学家在研究 rhetoric,这个问题跟我国的翻译理论界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争论不休有相似之处。

无论如何,从莱庭教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读者都会在思考的过程中加深理解的,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为读者提供了很好的读书向导。作者在一部介绍性的著作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很正常的。

### 三

修辞格的介绍和分类在本书中占了很大比重,内容虽有重叠的地方,但是视角有所不同,理论与实践并重,是我国已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最为深入详尽的。

详尽有详尽的好处,简明也有简明的好处。前些年我经常在《修辞学习》和其他杂志上看到又有人“发现”了汉语的新辞格,一方面很佩服有志研究汉语修辞学的钻研精神;另一方面又觉得“发现”一个新的辞格有什么用呢。西方在历史上曾经一度把辞格 (figure of speech) 分得很细,每个辞格都有一个名称,其中的大多数名称现在的西方人已经没有几个会知道了。看起来,现在我国的修辞学界有人在把辞格越分越细,走的是由简到繁的道路;而西方的修辞学界不再重视辞格的细分,走的是由繁到简的道路。

究竟由简到繁好,还是由繁到简好,也许简有简的好处,繁有

繁的好处,很难一概而论。对于西方的语言学界来说,已经很少有人再去研究中世纪开始“发现”的那些辞格了,但是修辞学中一个概念“隐喻”(metaphor)几乎带动了一个学科,成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对语言各层级的修辞进行研究却是西方修辞学研究的新进展,同时又把修辞研究跟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这跟西方语言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从莱庭教授的新作的意义在于,他把西方修辞学比作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而他在试图帮助读者看清大树的脉络和走向。我想读者是会从中受益的,同时我又想,把中国古代有关修辞的一些论述介绍到国外,国外读者不是同样会受益吗!

2004年1月于苏州幽兰斋

# 西方 修辞学

## 序二

王希杰

新世纪里,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既需要进一步继承中国传统修辞学,也需要进一步引进外国修辞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了对西方学术的借鉴和引进(直接从西方或经过日本这一中介),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贬低了,甚至割断了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今天,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已经得到高度的重视。但是,强调继承传统的同时,也绝不可以忽视对西方学术的进一步的引进和借鉴。

中国现代修辞学是从引进、借鉴外国修辞学开始的,当然主要是西方修辞学,也包括日本人吸收消化了的西方修辞学。100年来,中国修辞学从没有停止过向西方修辞学的学习,新世纪里,中国修辞学还有一个认真学习西方修辞学的任务,这个西方修辞学包括西方古典修辞学、西方现代修辞学和当代修辞学。当然还应当引进和借鉴中国之外其他东方国家的修辞学。

我国对西方修辞学的介绍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开始了,但是不能不承认,时至今日这一介绍还是很不完全、很不充分的。例如,理查兹的《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这样有名的著作,至今还没有中文译本,甚至还没有介绍和研究的文章,——我希望这一经典著作的中译本能够早日出版。

外语学界在介绍和研究西方修辞学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还是远远不够的。

阅读了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从莱庭教授的《西方修辞学》初稿,我很高兴,因为这一著作比起已经出版的同类著作,研究的面更为广泛——包括了欧洲多种重要的语言,也体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研究了西方最新的成果,更抓住了修辞学中的重要问题,对西方现代修辞学作出了比较确当的评价,并且还有所发挥。所以我以为这是一部有相当学术水平的好书。

## 二

站在汉语修辞学的立场上说,从先生的《西方修辞学》对新世纪的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氏的《西方修辞学》在介绍和研究西方修辞学方面是胜过以往著作的。

近些年来,中国修辞学研究者也常常谈论西方修辞学或东西方修辞学的异同什么的。有人说中国修辞学目前落后于西方几十年,有人说西方修辞学已经走过了几步,而中国修辞学至今还没有走西方修辞学早已经走过的什么的那一步……我有时想问问作者:你到底读过几本西方修辞学的原著?你研究过西方修辞学史吗?你所归纳出来的西方修辞学的特点和发展道路符合实际情况吗?我甚至怀疑有些作者的材料都是第二手的,转引来的,其结论大都是自己的大胆假设。从先生的著作向汉语修辞学界介绍了一个真实的西方修辞学,是汉语修辞学研究者走向西方修辞学的一座桥梁,可以为汉语修辞学界打开思路,扩大视野,提供新的研究角度。作者以汉语修辞学为参考框架来考察西方修辞学说,这也算是一个创新。



修辞活动有民族特征,但也有人类的共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当然有不同的修辞学。但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的修辞活动也有共性。所以,不但应当有“汉语修辞学”、“英语修辞学”等,还应当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所共同的“一般修辞学”。我个人一向呼吁、期待一般修辞学的出现。从氏的《西方修辞学》等外语学界对西方修辞学的介绍和研究成果,是建立一般修辞学(普通修辞学)的重要条件。从氏这一著作的价值还在于,它将推动一般修辞学的研究,促进一般修辞学的诞生。

我还以为,从先生的这一著作也将促进对比修辞学的研究。

### 三

关于修辞格的分类,这是从先生两次同我交谈的重点。

我知道,分类在科学中的重要性。但是我一向不很重视修辞格的分类问题。这是因为修辞格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提出和建立起来的。因此想以一条或一种标准来进行分类,想在逻辑上没矛盾,这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修辞格的分类,我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对学习方便就行。

我自己回避了修辞格的分类问题,也常常劝一些年轻朋友回避修辞格的分类问题。

但是,我知道:真正的学者是不应当回避这个问题的。从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他这些年一直在探索修辞格的分类问题。我很佩服他的韧劲。

在第三章第十节中,从先生提出了一个修辞格总表,很有价值。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要分清西方学者的分类系统和从氏自己的系统。

他在“前言”中说:“本著力图在修辞理论尤其是新辞格系统的试建等方面有较大创新。”在这里,他提出了隐性辞格——还没有发现的辞格。我在《归纳的辞格和演绎的辞格》和《修辞学通论》中提出显性辞格和潜性辞格、修辞格和演绎辞格。广义辞格可以也应当包括还没有出现的辞格。从先生吸收这个观点,使得他的修